金史

一七

列傳第一　　金史六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后妃上

太祖欽憲皇后　太祖宣獻皇后

太祖崇妃蕭氏　太宗欽仁皇后

熙宗悼平皇后　海陵嫡母徒單氏

海陵母大氏　后徒單氏 諸嬖附

古者天子娶后三國來媵皆有娣姪凡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廣繼嗣息妬忌防淫慝塞禍亂也后亡則媵爲繼室各以其叙無三媵則娣姪繼室亦各以其叙繼室者治其内政不敢正其位號禮廟無兩祔不並尊也魯成風始兩祔宋國三媵齊管氏三歸春秋皆譏之周禮内宰其屬則内小臣閽人寺人次之九嬪世婦女御女祝

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内司服又次之皆義稱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與春秋周禮合後世因仍其說後宮遂至數千金代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齊姜之義國初諸妃皆無位號熙宗始有貴妃賢妃德妃之號海陵淫嬖後宮寖多元妃姝妃惠妃貴妃賢妃宸妃麗妃淑妃德妃昭妃溫妃柔妃凡十二位大定後宮簡少明昌以後大備内官制度諸妃視正一品 三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視正二品 九嬪婕妤九人視正三品美人九人視正四品才人九人視正五品 二十七世婦寶林二十七人視正六

品御女二十七人視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視正八品比八十一御妻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皆內官也太祖嫡后聖穆生景宣光懿生宗幹有定策功欽憲有保佑之功故自熈宗時聖穆光懿欽憲皆祔宣獻生睿宗大定祔焉故太祖廟祔四后睿世顯宣皆祔兩后惟太宗景宣熈宗章宗室祔一后貞懿光獻昭聖雖庶姓皆以子貴宣宗冊溫敦氏乃賜姓變古甚矣故自初起至于國亡列其世次著其族里可考鑒焉其無與於世道者置不錄

始祖明懿皇后完顏部人年六十餘嫁始祖天會十五年追謚

德帝思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謚
安帝節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謚
獻祖恭靖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謚
昭祖威順皇后徒單氏諱烏古論都葛活剌渾水敵魯鄉
徒單部人其父拔炭都魯海后性剛毅人莫敢以爲室獻
祖將爲昭祖娶婦曰此子勇斷異常柔弱之女不可以爲
配乃爲昭祖娶焉天會十五年追謚
景祖昭肅皇后唐括氏帥水隈鴉村唐括部人諱多保真
父石批德撒骨只巫者也后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
父母出則多置酒饌享鄰里迨于行旅景祖飲食過人時

人名之活羅解在景祖紀昭祖曰儉嗇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烏古迺聞后性度如是乃娶焉遼使同幹來伐五國蒲聶部景祖使后與劾孫為質於拔乙門而與同幹襲取之遼主以景祖為節度使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景祖與客飲后專聽之翊日枚數其人所為無一不中其紊肯有醉而喧呶者輒自歌以釋其忿爭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食慰諭之景祖行部輒與偕行政事獄訟皆與決焉景祖沒後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禀於后而後行勝負皆有懲勸農月親課耕耘刈穫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勸於事者勉之晏出蚤休者訓勵之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

會桓赧散達偕來是時已有隙被酒語相侵不能平遂舉刃相向后起兩執其手謂桓赧散達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與小兒子輩忿爭乎因自作歌桓赧散達怒乃解其後桓赧兄弟起兵來攻當是時肅宗先已再失利矣世祖已退烏春兵與桓赧戰于北隘甸部人失束寬逃歸袒甲而至告后曰軍敗矣后方憂懣會康宗來報捷后乃喜既而桓赧散達皆降后不妬忌閫略女工能輯睦宗族當時以為有丈夫之度云天會十五年追謚

世祖簡翼皇后拏懶氏大安元年癸酉歲卒天會十五年

追謚

肅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將舉兵入告于后后曰汝邦家之長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亦必不至是太祖奉觴為壽即奉后出門酹酒禱天后命太祖正坐號令諸將自是太祖每出師還輒率諸將上謁獻所俘獲天會十五年追謚

穆宗貞惠皇后烏古論氏天會十五年追謚

康宗敬僖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五年追贈

太祖聖穆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三年追謚仍贈后父留速太尉榮國公祖迭胡本司徒英國公曾祖劾矮司空溫國

公
太祖光懿皇后裴滿氏天會十三年追謚
太祖欽憲皇后紇石烈氏天會十三年尊爲太皇太后宮
號慶元十四年正月己巳朔熙宗朝于慶元宮然後御乾
元殿受羣臣賀是月丁丑崩于慶元宮二月癸卯祔葬睿
陵
太祖宣獻皇后僕散氏睿宗母也天會十三年追策曰德
妃大定元年追謚
崇妃蕭氏熙宗時封貴妃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月尊
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蕭氏甚謹海陵篡立尊大氏爲皇

太后居永寧宮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積不能平及殺宗義等誣太妃以隱惡殺之併殺所生子任王隈喝大定十九年詔改葬太宗正丞宗安監護葬事遣使致祭上欲復太妃舊號下禮官議前代稱太妃者皆以子貴古者入稱后繫夫在朝稱太繫子與今蕭妃事不同恐不得稱太上當追封妃號詔從之乃封崇妃云

太宗欽仁皇后唐括氏熙宗即位與太祖欽憲皇后俱尊爲太皇太后號明德宮贈后父阿魯束太尉宋國公祖實匹司徒英國公曾祖阿魯瑣司空溫國公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兩宮太后然後御乾元殿受賀自後歲以爲常

皇統元年上自燕京還京師朝謁于明德宫明年上如天開殿皇子生使使馳報太后太后至天開殿上與皇后親迎之二年崩于明德宫謚曰欽仁皇后祔葬恭陵

熈宗悼平皇后裴滿氏熈宗即位封貴妃天眷元年立爲皇后父忽達拜太尉贈曾祖斜也司空祖鶻沙司徒皇統元年熈宗受尊號冊爲慈明恭孝順德皇后二年太子濟安生是歲熈宗年二十四喜甚乃肆赦告天地宗廟彌月冊爲皇太子未一歲薨熈宗在位宗翰宗幹宗弼相繼秉政帝臨朝端默雖初年國家多事而廟筭制勝齊國就廢宋人請臣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宗弼既沒舊臣亦多物故

后干預政事無所忌憚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濟安薨後數年繼嗣不立后頗掣制熙宗熙宗內不能平因無聊縱酒酗怒手刃殺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生日禮物熙宗聞之怒遂杖興國而奪回所賜海陵本懷覬覦因之疑畏愈甚蕭墻之變從此萌矣近侍高壽星隨例遷屯燕南入訴於后后激怒熙宗殺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壽星竟得不還秉德唐括辯之姦謀起焉海陵乘之以成逆亂之計久之熙宗積怒遂殺后而納胙王常勝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妃夾谷氏張氏裴滿氏明日

熈宗遇弑海陵已弑熈宗欲收人心以后死無罪降熈宗爲東昏王追謚后爲悼皇后封后父忽達爲王大定間復熈宗帝號加謚后爲悼平皇后祔葬思陵

海陵嫡母徒單氏宗幹之正室也徒單無子次室李氏生長子鄭王充次室大氏生三子長即海陵庶人也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歡甚徒單雖養充爲已子充與海陵俱爲熈宗宰相充嗜酒徒單常責怒之大愛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與徒單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及弑熈宗徒單與太祖妃蕭氏聞之相顧愕然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入宮見海陵不曾賀海陵銜之天

德二年正月徒單與大氏俱尊爲皇太后徒單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天德二年太后父蒲帶與大氏父俱贈太尉封王徒單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方與坐客語大氏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天德四年海陵遷中都獨留徒單於上京徒單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太后謂海陵曰永壽宮待吾母子甚厚愼毋相忘也十二月十四日徒單氏生日海陵使秘書監納合椿年往上京爲太后上壽貞元元年

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大宗正丞胡拔魯往上京奉遷山陵海陵因命永壽宮太后與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海陵謂玉曰醫巫閭山多佳致祭奠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謁梓宮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闕溫清願太后痛笞之不然且不安太后親扶起之叱約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產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寧忍笞乎十月

太后至中都海陵帥百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是日海陵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于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腋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太后亦以為誠然及謀伐宋太后諫止之海陵心中益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至汴京太后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寵之因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告海陵及樞密使僕散師恭征契丹撒八辭謁太后太后與師恭語久之大槩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

與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契冊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意謂太后以充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翰林待制斡論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使殺太后于寧德宮命護衛高福辭勒蒲速斡以兵士四十人從且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即擊殺之勿令艱苦太后同乳妹安特多口必妄言當令速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太后方樗蒲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等縊殺之年五十三幷殺安特及郡

君白散阿魯瓦乂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斯斡里保寧德宮護衛温迪罕查剌直長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海陵命焚太后于宮中棄其骨於水并殺充之子檀奴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匿歸于世宗自軍中召師恭還殺之及殺阿斯子孫撒八二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爲鄖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海陵許福娘征南回以爲妃賜銀二千兩敕戒特末哥無酗酒毆福娘毆福娘必殺汝大定間謚徒單氏曰哀皇后自澤州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誅之其後貶海陵爲庶人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封遼王妃云

海陵母大氏天德二年正月與徒單氏俱尊爲皇太后大氏居永寧宮曾祖堅嗣贈司空祖臣實贈司徒父昊天贈太尉國公兄興國奴贈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十一月昊天進封爲王三年正月十六日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於武德殿大氏懽甚飲盡醉明日海陵使中使奏曰太后春秋高常日飲酒不過數杯昨見飲酒沉醉兒爲天子固可樂若聖體不和則子心不安其樂安在至樂在心不在酒也及遷中都永壽宮獨留上京大氏常以爲言貞元元年四月大氏有疾詔以錢十萬貫求方藥及病篤遺言海陵當善事永壽宮戊寅崩詔尚書省應隨朝官至五月一日

方治事中都自四月十九日爲始禁樂一月外路自詔書到日後官司三日不治事禁樂一月聲鐘七晝夜貞元三年大祥海陵率後宮奠哭于菆宮海陵將遷山陵于大房山故大氏猶在菆宮也九月太祖太宗德宗梓宮至中都尊謚曰慈憲皇后海陵親行册禮與德宗合葬于大房山升祔太廟大定七年降封海陵太妃削去皇后謚號及宗幹降帝號封遼王詔以徒單氏爲妃而大氏與順妃李氏寧妃蕭氏文妃徒單氏並追降爲遼王夫人

廢帝海陵后徒單氏太師斜也之女初爲岐國妃天德二年封爲惠妃九月立爲皇后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生

日百僚稱賀於武德殿久之海陵後宮寖多后寵頗衰希得進見沈璋妻張氏嘗爲光英保母耶律徹在北京與海陵游從海陵使璋妻及徹妻侯氏入宮侍后徹本名神涅負官錢二千六百餘萬海陵皆免之正隆六年海陵幸南京六月癸亥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海陵備法駕乗玉輅與后及太子光英共載而入海陵伐宋后與光英居守海陵遇害陀滿訛里也殺光英于汴后至中都居于海陵母大氏故宮頃之世宗憐其無依詔歸父母家于上京歲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官廩大定十年卒

海陵爲人善飾詐初爲宰相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

逞欲無厭後宮諸妃十二位又有昭儀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初即位封歧國妃徒單氏為惠妃後為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貴妃第三娘子蕭氏封昭容耶律氏封脩容其後貴妃大氏進封惠妃貞元元年進封姝妃正隆二年進封元妃昭容蕭氏天德二年特封淑妃貞元二年進封宸妃脩容耶律氏天德四年進昭媛貞元元年進昭儀三年進封麗妃即位之初後宮止此三人尊卑之叙等威之辨若有可觀者及其後心既蕩逸肆蠱惑不可復振矣

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沒里野女初嫁宗盤子

阿虎迭阿虎迭誅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時南家父突
葛速爲元帥都監在南京海陵亦從梁王宗弼在南京欲
取阿里虎突葛速不從遂止及篡位方三日詔遣阿里虎
歸父母家閱兩月以婚禮納之數月特封賢妃再封昭妃
阿里虎嗜酒海陵責讓之不聽由是寵衰昭妃初嫁阿虎
迭生女重節海陵與重節亂阿里虎怒重節批其頰頗有
詆訾之言海陵聞之愈不悅阿里虎以衣服遺前夫之子
海陵將殺之徒單后率諸妃嬪求哀乃得免凡諸妃位皆
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廝兒有勝哥者阿里虎與之同
臥起如夫婦廚婢三娘以告海陵海陵不以爲過惟戒阿

里虎勿笞箠三娘阿里虎榜殺之海陵聞昭妃閤有死者意度是三娘曰若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問之果然是月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阿里虎聞海陵將殺之也即不食日焚香禱祝冀脫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為海陵使人縊殺之併殺侍婢擊三娘者

貴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陵舊嘗有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

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耻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爲此海陵
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
乃以子烏荅補爲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即召烏
合補爲符寶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醉酒令葛
溫葛魯縊殺烏帶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聞烏帶死詐爲
哀傷已葬烏帶即納定哥宮中爲娘子貞元元年封爲貴
妃大愛幸許以爲后每同輦遊瑤池諸妃步從之海陵嬖
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
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陽爲不聞而
去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閻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

爲貴妃乞兒以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疎己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恐閽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閽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固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閽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歒視何也我且奏之閽者惶恐曰死罪請後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載入宮中閽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貴哥以告海陵定哥縊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封貴哥

辛國夫人初海陵既使定哥殺其夫烏帶使小底藥師奴傳旨定哥告以納之之意藥師奴知定哥與閻乞兒有姦定哥以奴婢十八口賂藥師奴使無言與乞兒私事定哥敗杖藥師奴百五十先是藥師奴嘗盜玉帶當死海陵釋其罪遂去及遷中都復召爲小底及藥師奴既以匿定哥姦事被杖後與祕書監文俱與靈壽縣主有姦文杖二百除名藥師奴當斬海陵欲杖之謂近臣曰藥師奴於朕有功毋杖之即死矣丞　相李睹等執奏藥師奴於法不可恕遂伏誅海陵以葛温葛魯爲護衛葛温累官常安縣令葛魯累官襄城縣令大定初皆除名

麗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祕書監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納宮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謂按都瓜曰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別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一妻殺其身乎文不得已與石哥相持慟哭而訣是時海陵遷都至中京遣石哥至中都俱納之海陵召文至便殿使石哥穢談戲文以為笑定哥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為修容貞元三年進昭儀正隆元年進封柔妃二年進麗妃

柔妃彌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禮部侍郎蕭拱取之于汴過燕京拱父仲恭為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

者嘆曰上必以疑殺拱矣及入宮果非處女明日遣出宮海陵心疑蕭拱竟致之死彌勒出宮數月復召入封為充媛封其母張氏莘國夫人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為鞏國夫人蕭拱妻擇特懶彌勒女兄也海陵既奪文妻石哥却以擇特懶妻文既而詭以彌勒之召召擇特懶入宮亂之兵後彌勒進封柔妃云

昭妃阿懶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海陵殺宗敏而納阿懶宮中貞元元年封為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宮脩儀高氏秉德弟糺里妻也海陵殺諸宗室釋其婦女宗本子莎魯剌妻宗固子胡里剌妻胡失來妻及

乣里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奏請行之使徒單貞諷蕭
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
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爲此邪海陵曰
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己意諷裕必欲裕等請其
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
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
遂納之未幾封高氏爲脩儀加其父高耶魯瓦輔國上將
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自熙宗
時見悼后干政心惡之故自即位不使母后得預政事於
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凡后妃有請于宰相者收

其使以聞

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納之封爲昭媛堂古帶爲護衛察八使侍女習撚以軟金鵪鶉袋數枚遺之事覺是時堂古帶謁告在河間驛召問之堂古帶以實對海陵釋其罪海陵登寶昌門樓以察八徇諸后妃手刃擊之墮門下死并誅侍女習撚

壽寧縣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梁王宗弼女也師姑兒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女也再從姊妹郕國夫人重節宗盤女孫再從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奈剌

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恥
使高師姑内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凡妃主宗婦
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奈剌忽出入元妃位蒲
魯胡只出入麗妃位莎里古真餘都出入貴妃位什古重
節出入昭妃位蒲剌師姑兒出入淑妃位海陵使内哥召
什古先於煖位小殿置琴阮其中然後召之什古已色衰
常譏其衰老以爲笑唯習撚莎里古真最寵恃勢笞決其
夫海陵使習撚夫稍喝押護衛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
侍局直宿謂撒速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於家
常令宿於妃位每召入必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於高師

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難得乃可貴也每於卧内遍設地衣倮逐以爲戲莎里古真在外爲淫泆海陵聞之大怒謂莎里古真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於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少頃乃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爾慚恧遇燕會當行立自如無爲衆所測度也恐致非笑後亦屢召入焉餘都牌印鬆古剌妻也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蒲剌進封壽康公主什古進封昭寧公主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主重節進封蓬萊縣主重節即昭

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重節與海陵淫批其頰海陵怒蒲察氏終殺之者也

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嘗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凡坐中有嬪御海陵必自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誡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剜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

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首狎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闢懶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胎闢懶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當不舉海陵不顧竟墮其胎蒲察阿虎迭女叉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誅當連坐太后使梧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納叉察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其後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刺補海陵數使人諷乙刺補出之因而納之叉察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遏里來事覺海

陵殺守誠太后爲乂察求哀乃釋之乂察家奴告乂察語涉不道海陵自臨問責乂察曰汝以守誠死詈我邪遂殺之同判大宗正阿虎里妻蒲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見元妃海陵逼淫之蒲速碗自是不復入宮世宗爲濟南尹海陵召夫人烏林荅氏夫人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列傳下第二　　金史六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脫脫 奉

勑修

后妃下

哀宗徒單皇后

睿宗欽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配后之母太祖之妹也睿宗爲左副元帥天會十三年薨追封潞王后封潞王妃皇統六年進號冀國王妃天德間進國號正隆例親王止封一字王睿宗封許王后封許王妃世宗即位睿宗升祔追諡欽慈皇后贈后曾祖賽補司空韓國公祖蒲剌司徒鄭國公父按補太尉曹國公大定二年祔葬景陵世宗嘗曰今之女直不比前輩雖親戚世叙亦不能知其詳太后之母太祖之妹人亦不能知也謂宗叙曰亦是卿父譚王之妹知之乎宗叙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

踈遠何十九年后族人勸農使莎魯窩請致仕宰相以莎魯窩未嘗歷外請除一外官以均勞佚上曰莎魯窩不閑政事不可使治民雖太后戚屬富貴之可也不聽

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遼陽人父雛訛只仕遼官至桂州觀察使天輔間選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時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嘗密謂所親曰吾兒有奇相貴不可言居上京內治謹嚴臧獲皆守規矩衣服飲食器皿無不精潔敦睦親族周給貧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剛正有決容貌端整言不妄發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

髮爲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衣歸遼陽營建清安禪寺別爲尼院居之貞元三年世宗爲東京留守正隆六年五月后卒世宗哀毀過禮以喪去官未幾起復爲留守是歲十月后弟李石定策世宗即位于東京尊謚爲貞懿皇后其寢園曰孝寧宮大定二年改葬睿宗於景陵初后自建浮圖于遼陽是爲垂慶寺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我死毋忘此言世宗深念遺命乃即東京清安寺建神御殿詔有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於塔前勑禮部尚書王競爲塔銘以叙其意贈后曾祖參君司空潞國公祖波司徒衛國公

父雛訛只太尉隋國公四年封后妹爲邢國夫人賜銀千兩錦綺二十端絹五百匹九年神御殿名曰報德殿詔翰林學士張景仁作清安寺碑其文不稱旨詔左丞石琚共修之十三年東京垂慶寺起神御殿寺地褊狹詔買傍近民地優與其直不願鬻者以官地易之二十四年世宗至東京幸清安垂慶寺

世宗昭德皇后烏林荅氏其先居海羅伊河世爲烏林荅部長率部族來歸居上京與本朝爲婚姻家曾祖勝管康宗時累使高麗父石土黒驍射絶倫從太祖伐遼領行軍猛安雖在行伍間不嗜殺人以功授世襲謀克爲東京留

守后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歸
世宗事舅姑孝謹治家有叙甚得婦道睿宗伐宋得白玉
帶蓋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没後世宗寶畜之后謂世宗曰
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宗以為然獻之熙宗
於是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頗酒酗獨於世宗無間然海陵
篡立深忌宗室為帶譖秉德以為意在葛王秉德誅死后
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説其心如故遼骨睹犀佩刀吐鶻良
玉茶器之類皆奇寶也海陵以世宗恭順畏己由是忌刻
之心頗觧后不妬忌為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
而此心不移后嘗有疾世宗為視醫藥數日不離去后曰

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爲視疾不知者必有專妬之嫌
又曰婦道以正家爲大第恐德薄無補內治安能効嬪妾
所爲惟欲已厚也世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來中都后念若
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
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僕張謹
言諭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爲我禱諸東嶽我不負王使
皇天后土明臨我心名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爲婦以至
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僕
不良傲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當念
舊恩無或妄圖也違此言者我死後於冥中觀汝所爲衆

皆泣下后既離濟南從行者知后必不肯見海陵將自爲之所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緩后得間即自殺海陵猶疑世宗教之使然世宗自濟南改西京留守過良鄉使魯國公主葬后于宛平縣土魯原大定二年追冊爲昭德皇后立別廟贈三代曾祖勝管司空徐國公曾祖母完顏氏徐國夫人祖术思黑司徒代國公祖母完顏氏代國夫人父石土黑太尉瀋國公母完顏氏瀋國夫人勑有司改葬命皇太子致奠以后兄暉子天錫爲太尉石土黑後授世襲猛安上謂天錫曰朕四五歲時與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于膝上曰吾壻七人此壻

最幼後來必大吾門今卜葬有期疇昔之言驗矣六年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捕逃軍受贓當死有司奏鈔兀后大功親當議詔論如法八年七月章宗生世宗喜甚謂顯宗曰得社稷冢嗣朕樂何極此皇后貽爾以陰德也十年十月將改葬太尉石土黒有司奏禮儀援唐葬太尉李良器司徒馬燧故事百官便服送至都門外五里上曰前改葬太后父毋未嘗用此故事但以本朝禮改葬之惟親戚皆送詔皇太子臨奠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於東宮酒酣命豫國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宮者念皇后之德今無其比故也

十二年四月立皇后別廟于太廟東北隅是歲五月車駕幸土魯原致奠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甲寅皇后梓宮至近郊百官奉迎乙卯車駕如楊村致祭丙辰上登車送哭之慟戊午奉安于磐寧宮庚申葬于坤厚陵諸妃祔焉二十九年祔葬興陵章宗時有司奏太祖諡有昭德字改諡明德皇后

元妃張氏父玄徵母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葭莩親世宗納為次室生趙王永中而張氏卒大定二年追封宸妃是歲十月追進惠妃十九年追進元妃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中於諸子最長而世宗與徒單克寧議立章宗

爲太孫世宗嘗曰克寧與永中有親而建議立太孫眞社稷臣也尚書左丞汝弼者玄徵子永中毋舅汝弼妻高陀斡屢以邪言怵永中畫元妃像朝夕事之覬望儌福及挾左道明昌二年高陀斡誅死事連汝弼及永中汝弼以死後事覺得不追削官爵而章宗心疑永中累年不釋諫官賈守謙路鐸上疏欲寛解上意章宗愈不悅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持其事不肯決章宗怒守貞罷知濟南府諸諫官皆斥外賜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禍惟張氏云

元妃李氏南陽郡王李石女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潞王允德豫王允成毋昭儀梁氏早卒上命允成爲妃養子

大定元年封賢妃二年進封貴妃七年進封元妃世宗即位感念昭德皇后不復立后嘗曰朕所以不復立后者今後宮無皇后之賢故也元妃下皇后一等在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厚賞而深制之寵以尚書令之位而責成左右丞相以下妃雖貴不得預政宮壼無事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長春宮戊子妃以疾薨詔允成允蹈允濟允德皆服衰絰居喪己丑皇太子及扈從臣僚奉慰于芳明殿辛卯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曹王允功等上表奉慰御史中丞張九思提控殯事少府監左光慶大興少尹王脩典領鹵簿儀仗宮籍監別治殯所還殯京師乙

未入自崇智門百官郊迎親戚迎奠道路殯于興德宮西位別室庚子上至京師幸興德宮致奠比葬三致奠焉詔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監護葬事癸未啓菆上輟朝皇太子親王宗戚百官送葬甲申葬於海王莊丙戌上如海王莊燒飯二十八年九月與賢妃石抹氏德妃徒單氏柔妃大氏俱陪葬于坤厚陵衛紹王即位追謚光獻皇后贈妃弟獻可特進貞祐三年九月削皇后號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其先忒里闢剌人也曾祖抄從太祖取遼有功命以所部為猛安世襲之祖婆盧火以戰功多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齊國公父貞尚遼王宗幹

女梁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贈太師廣平郡王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燄滿室旣寤而生紅光燭于庭后性莊重寡言父母嘗令總家事細大畢辦諸男不及也世宗初即位貞爲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臣然未嘗助彼爲虐況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爲朕子妃及顯宗爲皇太子大定四年九月備禮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而罷是年十一月顯宗生辰初封爲皇太子妃八年七月上遣宣徽使移剌神獨斡以名馬寶刀御饍賜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願平安得雄有慶之後宜以此刀寘左右旣而皇孫生是

爲章宗時上幸金蓮川次冰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又賜御服佩刀等物謂顯宗曰祖宗積慶且皇后陰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洪福也又謂李石紇石烈志寧曰朕諸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孫觀其骨相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山勢衍氣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爲章宗小字后素謙謹毋畏其家世崇寵見父毋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事敗蓋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章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更所居仁壽宮名曰隆慶宮詔有司歲奉金千兩銀五

千兩重幣五百端絹二千疋綿二萬兩布五百疋錢五萬
貫他所應用内庫奉之毋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
愈加敬儉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惇睦九族恩紀皆洽
尤惡聞人過謏佞之言無所得入恕以容物未嘗見喜愠
然御下公平雖至親無所阿徇嘗誡諸姪曰皇帝以我故
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圖報勿謂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小惡
爲無傷而弗去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常憲一
日妹并國夫人嫂涇國夫人等侍側因諭之曰爾家累素
重且非豐厚宜節約財用勿以吾爲可恃吾受天下之養
豈有所私積哉况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

以富爾之私室家人有以玉盂進者卻之且曰貴異物而殫財用非我所欲也況我之賜予有度今爾以此爲獻何以自給徒費汝財我實無用後勿復爾明昌元年禮官議以五月奉上冊寶后弗許上屢爲之請后曰今世宗服未終遽衣錦繡佩珠玉於禮何安當俟服闋行之上諭有司曰太后執意甚堅其待來年明昌二年正月崩於隆慶宮年四十五謚曰孝懿祔葬裕陵后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於禮逮嬪御以和平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視之如己所生慈訓無間上時問安見事有未當者必加之嚴誡云

昭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見有黄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性聰慧凡字過目不忘初讀孝經旬日終卷最喜佛書世宗爲東京留守因擊毬見而奇之使見貞懿皇后于府中進退閑雅無忿睢之色大定元年選入東宮時年二十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宣宗生是日大雨震電后驚悸得疾尋卒承安五年贈裕陵昭華宣宗即位追尊爲皇太后升祔顯宗廟追謚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上京路曷速河人也曾祖太神國初有功累階光祿大夫贈司空應國公祖阿胡迭官至特

進贈司徒譙國公父鼎壽尚熙宗鄭國公主授駙馬都尉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累官至金吾衞上將軍贈太尉越國公后之始生有紅光被體移時不退就養於姨冀國公主既長孝謹如事所生大定二十三年章宗爲金源郡王行納采禮世宗遣近侍局使徒單懷忠就賜金百兩銀千兩廐馬六匹重綵三十端拜命閒慶雲見于日側觀者異之是年十一月備禮親迎詔親王宰執三品已上官及命婦會禮封金源郡王夫人後進封妃崩后性淑明風儀粹穆知讀書爲文帝即位遂加追冊仍詔告中外奉安神主于坤寧宮歲時致祭大安初祔葬于

道陵
元妃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父湘母王盼兒皆微賤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得面見有不識字及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為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

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為昭容明年進封淑妃父湘追贈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隴西郡公祖父曾祖父皆追贈兄喜兒舊嘗為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風采動四方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南京李炳中山李著與通譜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怙財固位上下紛然知其姦蠹不敢擊之雖擊之莫能去也紇石烈執中貪愎不法章宗知其跋扈而屢斥屢起終亂天下自欽懷皇后沒世中宮虛位久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拏懶僕散紇石烈烏林荅烏古論諸部部長之家世為姻婚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是章

宗果欲立之大臣固執不從臺諫以爲言帝不得已進封爲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瑇瑁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来朝嚮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欽懷后及妃姬嘗有子或二三歲或數月輒夭承安五年帝以繼嗣未立禱祀太廟山陵少府監張汝猷因轉對奏皇嗣未立乞聖主親行祀事之後遣近臣詣諸岳觀廟祈禱詔司空襄往亳州禱太清宮旣而止之遣刑部員外郎完顏匡往焉泰和

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隣群臣上表稱賀宴五品
以上于神龍殿六品以下宴于東廡下詔平章政事徒單
鎰報謝太廟右丞完顏匡報謝山陵使使亳州報謝太清
宮既彌月詔賜名封爲葛王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後不以
封臣下由是三等國號無葛尚書省奏請於瀛王下附葛
國號上從之十二月癸酉忒隣生滿三月勑放僧道度牒
三千道設醮于玄真觀爲忒隣祈福丁丑御慶和殿浴皇
子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五品以上進禮物生凡
二歲而薨兄喜兒累官宣徽使安國軍節度使弟鐵哥累
官近侍局使少府監至大定八年承御賈氏及范氏皆有

娠未及乳月章宗已得嗽疾頗困是時衛王永濟自武定軍来朝章宗於父兄中最愛衛王欲使繼體立之語在衛紹王紀衛王朝辭是日章宗力疾與之擊毬謂衛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邊欲去邪元妃在傍謂帝曰此非輕言者十一月乙卯章宗大漸衛王未發元妃與黄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内侍潘守恒召之守恒頗知書識大體謂元妃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迺使守恒召平章政事完顔匡匡顯宗侍讀最爲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遂與定策立衛王丙辰章宗崩遺詔皇叔衛王即皇帝位詔曰朕之内人見有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

子擇可立者立之衛紹王即位大安元年二月詔曰章宗
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遺旨謂掖庭內人有娠者兩
位如得男則立爲儲貳申諭多方皎如天日朕雖涼菲實
受付託思克副於遺意每曲爲之盡心擇靜舍以俾居遣
懿親而守視欽懷皇后母鄭國公主及乳母蕭國夫人晝
夜不離肸聞有爽於安養已用軫憂而弗寧爰命大臣專
爲調護今者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言承御賈
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來事未可度知范氏
產期合在正月而太醫副使儀師顏言自年前十一月診
得范氏胎氣有損調治迄今脉息雖和胎形已失及范氏

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爲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豈期聞此深用怛然今范氏既已有損而賈氏猶或可冀告於先帝願降靈禧默賜保全早生聖嗣尚恐衆庶未究端由要不匿於播敷使咸明於吾意四月詔曰近者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暫嘗違豫李氏與新喜竊議爲儲嗣未立欲令宮人詐作有身計取他兒詐充皇嗣遂於年前閏月十日因賈承御病嘔吐腹中若有積塊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謀令賈氏詐稱有身俟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入月日不偶則規別取以爲皇嗣章宗崩謀不及行當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政事完顏匡

都提點中外事務明有勑旨我有兩宮人有娠更令召平章左右並聞斯語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勑旨欲毀喜兒鐵哥事既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與計因品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遣人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始發勑同平章入內一遵遺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承召亦不即來猶與其母私議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致絕聖嗣所爲不軌莫可殫陳事既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款服命宰臣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

王公百僚執奏堅確今賜李氏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各正
典刑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弟少府監鐵哥如律仍
追除復係監籍於遠地安置諸連坐並依律令施行承御
賈氏亦賜自盡蓋章宗崩三日而稱范氏胎氣有損章宗
疾彌留亦無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勑旨或謂完顏匡
欲專定策功搆致如此自後天下不復稱元妃但呼曰李
師兒及胡沙虎弒衛王立宣宗請貶降衛王降爲東海郡
侯其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
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
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紿近因集議武衛軍副使燕提點

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寃此時達職在近侍政德護賈氏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據當時被罪貶責者可俱令放免還家由是李氏家族皆得還

衛紹王后徒單氏大安元年立爲皇后至寧元年胡沙虎亂與衛王俱遷于衛邸帝遇弑宣宗即位衛王降爲東海郡侯徒單氏削皇后號貞祐二年遷都汴詔凡衛紹王及鄗厲王家人皆徙鄭州仍禁錮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天興元年詔釋禁錮是時河南已不能守子孫不知所終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二
玉梳化爲月已而生二后及沒有芝生于柩初宣宗封翼
王章宗詔諸王求民家子以廣繼嗣是時后與龐氏皆入
王邸及見后姊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九月封后爲元
妃姊爲淑妃龐氏爲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生守純后無
子養哀宗爲已子貞祐二年七月賜姓温敦氏立爲皇后
追封后曾祖得壽司空冀國公曾祖母劉氏冀國夫人祖
璞司徒益國公祖母楊氏益國夫人父彥昌太尉汴國公
母馬氏汴國夫人三年莊獻太子薨哀宗爲皇太子宣宗
崩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后爲皇太后號其宮曰仁聖進

封后父曰南陽郡王或曰宣宗爲諸王時莊獻太子母爲正妃及即位尊爲皇后貞祐元年九月詔曰元妃某氏久奉侍於潛藩已賜封於國號可立爲皇后其名氏蓋不可考也或又曰自王氏姊妹入宮而后寵衰尋爲尼王氏遂立爲后皆后姊明惠之謀也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風昏霾黃氣充塞天地已而后夢丐者數萬踵其後心甚惡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貧窶將誰訴焉后遂勑有司京城設粥與冰藥及壬辰癸巳歲河南饑饉大元兵圍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餘萬后皆目覩焉哀宗釋服將禘饗太廟先期有司奏冕服成上請仁聖

慈聖兩宮太后御内殿因試衣之以見兩宮大悅上更便服奉觴爲兩宮壽仁聖太后諭上曰祖宗初取天下甚不易何時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祖廟行禘饗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嘗忘慈聖太后亦曰恒有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遂酌酒爲上壽歡然而罷

天興元年冬哀宗遷歸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單四喜术甲咎失不奉迎兩宮后御仁安殿出鋌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從行忠孝軍是夜兩宮及柔妃裴滿氏等乘馬出宮行至陳留城左右火起疑有兵不敢進后亟命還宮明日入京憩四喜家以頃輦迎入宮方謀再行京城破后及諸妃

嬪北還不知所終惟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李
氏自入院止寢佛殿中作爲幡旆會當同后妃北行將發
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妹也生哀宗宣宗即位封爲淑
妃及妹立爲后進封元妃哀宗即位詔尊爲皇太后號其
宮曰慈聖后性端嚴頗達古今哀宗已立爲皇太子有過
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撻楚一日宮中就食尚器有玉盌
楪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宮荊王母眞妃龐氏以瑪瑙
器進食后見之怒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荊王母
豈卑我兒婦耶非飲食細故已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

中奉真妣有加或告荆王謀不軌者下獄議已決帝言于
后后曰汝止一兄柰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
年不永皇嗣又絶何爲欲效之耶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
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撫之哀宗甚
寵一宮人欲立爲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
放之出宮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計何人首遇者即賜
之於是遇一販繒者遂賜爲妻點撿撒合輦教上騎鞠后
傳旨戒之云汝爲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
聞必大杖汝矣比年小捷國勢頗振文士有奏賦頌以聖
德中興爲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

生全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正大八年九月丙申后崩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十二月己未葬汴城迎朔門外五里莊獻太子墓之西謚明惠皇后

哀宗皇后徒單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嘗刲膺以進宣宗聞而嘉之興定四年后父鎮南軍節度使頑僧有罪宣宗以后純孝因曲赦之聽其致仕正大元年詔立爲皇后哀宗遷歸德遣后弟四喜等詣汴奉迎夜至陳留不敢進復歸于汴未幾城破北遷不知所終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

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麗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術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悼平掣頓皇統以隕其身海陵蠱惑羣嬖幾亡其國道陵李氏擅寵蠹政卒僨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列傳第二

列傳第三　金史六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奉

勑修

始祖以下諸子

斡魯　輩魯　謝庫德孫拔達

謝夷保子盆納　謝里忽

烏古出　跋黑　崇成本名僕灰

劾孫子蒲家奴　麻頗子謾都

謾都訶　斡帶　斡賽子宗永

斡者孫璋　昂本名吳都補子鄭家

始祖明懿皇后生德帝烏魯季曰斡魯女曰注思版皆福壽之語也以六十後生子異之故皆以嘉名名之焉

德帝思皇后生安帝季曰輩魯輩魯與獻祖俱徙海姑水置屋宇焉輩魯之孫胡率胡率之子劾者與景祖長子韓國公劾者同名韓國公前死所謂肅宗納劾者之妻加古氏者是也穆宗四年伐阿疎阿疎走遼遼使使來止伐阿疎軍穆宗陽受遼帝約束先歸國留劾者守阿疎城凡三年卒攻破之天會十五年贈特進

安帝節皇后生獻祖次曰信德次曰謝庫德次曰謝夷保次曰謝里忽

謝庫德之孫拔達謝夷保之子盆納皆佐世祖有功盆納勇毅善射當時有與同名者嘗有貳志目之曰惡盆納天會十五年拔達贈儀同三司盆納贈開府儀同三司在世祖時歡都冶訶及劾者拔達盆納五人者不離左右親若手足元勳之最著者也明昌五年皆配饗世祖廟廷准德束里保者皆加古部人申乃因醜阿皆駞滿部人富者粘沒罕完顏部人阿庫德白達皆雅達瀾水完顏部勃堇此七人者當攜離之際能一心竭力輔戴者也達紀胡蘇皆术甲部勃堇勝昆主保皆术虎部人阿庫德溫迪痕部人此五人者又其次者也世祖初年跋黒爲變烏春盛強使

人召阿庫德白達阿庫德曰吾不知其他死生與太師共之太師謂世祖也白達大喜曰我心亟如此耳烏春兵來堅壁自守勿與戰可也達紀胡蘇居琵里郭水烏春兵出其間不爲變終拒而不從勝昆居胡不干村其兄滓不乃勃堇烏春止其家而以兵圍勝昆烏春解去世祖殺滓不乃勝昆請無孥戮世祖從之世祖破桓赧散達主保死焉天會十五年准德申乃因阿庫德白達皆贈金紫光祿大夫束里保醜阿富者粘沒罕達紀胡蘇勝昆主保溫迪痕阿庫德皆贈銀青光祿大夫皆天會十五年追贈又有胡論加古部勝昆勃堇蟬春水烏延部富者郭赧畏烏春彊

請世祖兵出其間以為重也世祖使斜列躍盤將別軍過之郭赦教斜列取先在烏春軍中二十二人烏春覺之殺二人得二十人郭赦又以士人益斜列軍穆宗他日嘉此功不能忘以斜烈之女守寧妻郭赦子胡里罕馬婆多吐水裴滿部斡不勃堇附於世祖桓赦焚之斡不卒世祖厚撫其家因併録之以見立國之艱難云

謝里忽者昭祖將定法制諸父國人不悅已執昭祖將殺之謝里忽亟往彎弓注矢射於衆中衆乃散去昭祖得免國俗有被殺者必使巫覡以詛祝殺之者廼繫刄于杖端與衆至其家歌而詛之曰取爾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

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橫視之則有左右翼者其聲哀切悽婉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畫地劫取畜產財物而還其家一經詛祝家道輒敗及來流水烏薩扎部殺完顏部人昭祖往烏薩扎部以國俗治之大有所獲須之於諸父昆弟而不及謝里忽謝里忽曰前日免汝於死者吾之力往治烏薩扎部者吾之謀也分不及我何邪昭祖於是早起自齎閭金列鞢往餽之時謝里忽猶未起擁寢衣而問曰爾為誰昭祖曰石魯先擇此寶而後須及他人敢私布之謝里忽既揚言初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列鞢者腰佩也

獻祖恭靖皇后生昭祖次曰朴都次曰阿保寒次曰敵酷
次曰敵古廼次曰撒里輦次曰撒葛周
昭祖威順皇后生景祖次曰烏骨出次室達胡末烏薩扎
部人生跋黑僕里黑斡里安次室高麗人生胡失荅
烏古出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焉
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
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廼是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
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鵶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
曰斡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
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

立乃曰雖不良亦頗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景祖初立烏骨出酗酒屢悖威順皇后后曰巫言驗矣悖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奈何殺之欲殺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謂衆曰爲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將焉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廼不知也汝輩寧殺我乎衆乃罷去烏古出之子習不失自有傳

跋黑及同母弟二人自幼時每爭攘飲食昭祖見而惡之曰吾娶此妻而生子如此後必爲子孫之患世祖初立跋

黑果有異志誘桓赧散達烏春富謀孚離間部屬使貳於世祖世祖患之乃加意事之使爲勃堇而不令典兵跋黑既陰與桓赧烏春謀計國人皆知之而童謡有欲生則附於跋黑欲死則附於劾里鉢頗剌淑之語世祖亦以策探得兄弟部人向背烏春桓赧相次以兵來攻世祖外禦強兵而内畏跋黑之變將行䦨跋黑食於其愛妾之父家肉張咽而死且喜且悲乃迎尸而哭之

崇成本名僕灰泰州司屬司人昭祖玄孫也大定十八年收充奉職改東宮入殿小底轉護衞二十五年章宗爲原王充本府祗候郎君明年上爲皇太孫復爲護衞上即位

授河間府判官以憂去職起復爲宿直將軍累遷武衛軍都指揮使泰和三年卒賻贈有加崇成謹飭有守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過故久侍密近云

景祖昭肅皇后生韓國公劾者次世祖次沂國公劾孫次肅宗次穆宗次室注思灰契丹人生代國公劾眞保次室溫迪痕氏名敵本生虞國公麻頗隋國公阿离合懣鄭國公謾都訶劾者阿离合懣別有傳

劾孫天會十四年大封宗室劾孫追封王爵正隆例降封鄭國公子蒲家奴又名昱骨從太祖伐留可塢塔太祖使蒲家奴招詐都詐都即降康宗八年係遼籍女直紇石烈

部阿里保太彎阻兵招納亡命邊民多亡歸之蒲家奴以
偏師夜行晝止抵石勒水襲擊破之盡俘其孥而還邊氓
自此無復亡者後與宗雄視泰州地土太祖因徙萬家屯
田于其地天輔五年蒲家奴爲昊勃極烈遂爲都統使襲
遼帝而以雨潦不果行既而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内外諸
軍以取中京蒲家奴等皆爲之副遼帝西走都統杲使蒲
家奴以兵一千助撻懶擊遼都統馬哥與撻懶不相及蒲
家奴與賽里斜野降其西北居延之衆而降民稍復逃散
毗室部亦叛遂率兵襲之至鐵呂川遇敵八千遂力戰兵
敗察刺以兵來會追及敵兵于黃水獲畜産甚衆是役也

奥墩按打海被十一創竟敗敵兵而還軍于旺國崖西賽里亦以兵會太祖自草濼追遼帝蒲家奴宗望為前鋒戒之曰彼若深溝高壘未可與戰即偵伺廵邏勿令遯去以俟大軍若其無備便可擊也上次胡离畛川吳十馬和尚至小魚濼夜潛入遼主營執新羅奴以還遂知遼帝所在蒲家奴等晝夜兼行追及于石輦鐸我兵四千至者才千人遼兵圍之余睹指遼帝麾蓋騎兵馳之遼帝遯去兵遂潰所殺甚衆宗翰為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蒲家奴斡魯為之副烏虎部叛蒲家奴討平之天會間為司空封王天眷二年宗磐等誅辭及蒲家奴詔奪司空是年薨天德初配

享太祖廟廷正隆二年例封豫國公
麻頗天會十五年封王正隆例封虞國公長子謾都本孝
友恭謹多謀而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從攻窩盧歡及係遼
女直胡失荅等爲變謾都本自爲質遂從胡失荅歸中途
以計殺守者而還攻寧江州取黃龍府破高永昌取春泰
州皆有功多受賞賚遂爲謀克討嶺東未服州郡過土河
東山敗賊三千人奚契丹寇土河西與猛安蒙葛麻吉擊
之謾都本對敵之中推鋒力戰破其衆九萬人奚衆萬餘
保阿隣甸復擊敗之降其旁近居人復以五百騎破遼兵
一千生擒其將以歸與闍母攻興中府中流矢卒年三十

七天眷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英毅
謾都訶屢從征伐天會二年為阿捨勃極烈參議國政明
年薨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王正隆例封鄭國公明
昌五年謚定濟
蠻覩袞父麻頗猛安蠻覩卒子掃合袞掃合卒子撒合輦
袞撒合輦卒子惟鎔袞惟鎔本名沒烈字子鑄驍勇多力
喜周急人至寧初守楊文關有功兼都統護漕運貞祐二
年佩金牌護親軍家屬還汴遷授同知祁州軍州事充提
控貞祐三年破紅襖賊於大沫堌惟鎔入自北門諸軍繼
進生獲劉二祖功最遷泰安軍節度副使改遂王府尉都

水少監東平府治中坐誤以刃傷同知府事紇石烈牙吾塔當削降殿年仍從軍自効討花帽賊于曹濟閒行省蒙古綱奏其功復前職遷邳州經略使卒子從傑襲猛安累功遥授鎭南軍節度副使

世祖翼簡皇后生康宗次太祖次魏王斡帶次太宗次遼王斜也次室徒單氏生衛王斡賽次魯王斡者次室僕散氏生漢王烏故乃次室朮虎氏生魯王闍母次室朮虎氏生沂王查剌次室烏古論氏生鄆王昂

斡帶年二十餘撒改伐留可斡帶與習不失阿里合懣等俱爲裨將諸將議攻取斡帶主攻城便太祖將至軍斡帶

迎之謂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惑他議太祖從之至軍中衆議乃决斡帶急起治攻具其夜進兵攻城遲明破之及二涅囊虎路二蠢出路寇盜斡帶盡平之康宗二年甲申蘇濱水諸部不聽命康宗使斡帶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羅海川撒阿村召諸部諸部皆至惟含國部斡豁勃堇不至斡准部狄庫德勃堇職德部厮故速勃堇亦皆遯去遇塢塔於馬紀嶺塢塔遂執二人以降於是使斡帶將兵伐斡豁募軍于蘇濱水斡豁完聚固守攻而拔之進師北琴海闢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歸太祖於母弟中最愛斡帶斡帶歸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寧江州欲與斡帶偕行

斡帶曰兵役久勞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還晝寐于來流水傍夢斡帶之場圃火未盡焚不可撲滅覺而深念之以為憂是時斡帶已寢疾太祖至聞之過家門不下馬徑至斡帶所問疾未幾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慟謂人曰予強與之偕行未必死也斡帶剛毅果斷服用整肅臨戰決策有世祖風世祖之世軍旅之事多專任之太祖平遼歎曰恨斡帶之不及見也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王謚曰定肅

斡賽穆宗初斡准部族相鈔略遣納根涅孛堇以其兵往治納根涅擅募蘇濱水人為兵不聽輒攻略之其人來告

穆宗使斡賽及冶訶往問狀納根涅雖伏而不肯償所取
因遯去冶訶等皆不欲追斡賽督軍而進至把忽嶺西毛
密水及之大破其衆納根涅死爲斡賽撫定蘇濵水民部
執納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歸穆宗曰斡賽年尚幼已能
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斡帶治蘇濵水諸部斡賽斡
魯佐之定諸部而還父之高麗殺行人阿聒勝昆而築九
城於曷懶甸斡賽將內外兵劾古活你茁蒲察狄古廼佐
之高麗兵數萬來拒斡賽分兵爲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
之斡賽母和你隈疾篤召還以斡魯代之未幾斡賽復至
軍再破高麗軍進圍其城七月高麗請和盡歸前後亡命

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遂與之和皇統五年追封衛國
王

宗永本名挑撻幹賽子長身美髯忠確勇毅天眷初以宗
室子預誅宗磐擢寧遠大將軍皇統初充牌印祗候五年
出為趙州刺史秩滿再任轉興平軍節度使改大名尹貞
元三年復為興平軍節度使歷昭德軍臨洮鳳翔尹大定
二年入為工部尚書與蘇保衡完顏余里也遷加伐宋士
官賞宗永性滯不習事凡與士賊戰者一槩加之世宗久
乃知之謂宰相曰若一槩退還必生怨望若因循不問則
爵賞濫矣其與士賊戰者有能以寡敵衆一人敵三十人

四百二十七

以上者依巳遷為定改同簽大宗正事震武軍節度使卒斡者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魯王正隆例改封公子神土懣驃騎衛上將軍子璋本名胡麻愈多勇略通女直契丹漢字年十八左副元帥撒离喝引在麾下以事如京師見梁王宗弼與語宗弼悦之皇統六年父神土懣卒宗弼奏璋可襲謀克詔從之天德三年充牌印祗候以罪免奪其謀克寓居中都海陵伐宋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佩金牌掌留府事世宗即位于遼陽璋勸沙离只歸世宗沙离只不從璋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烏林荅愿徒單三勝蒲察蒲查等以兵晨入留守府遂殺

沙离只及判官漫撚撒离喝推宗強子阿瑣為留守璋行
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與烏蒲查中都轉
運使左淵子貽慶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磬奉表如東京賀
即位世宗嘉之以烏蒲查為武義將軍充護衛貽慶賜及
第授從仕郎磬充閤門祗候就以璋為同知中都事璋以
殺沙离只自攝同知留守世宗因而授之心常不自安遂
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因世宗謁山陵作亂大定二年上謁
山陵璋等九人會于可喜家說萬户高松不從璋知事不
成乃與可喜共執斡論詣有司陳上誅可喜李惟忠等以
璋為彰化軍節度使宋將吳璘出散關據寶雞以西詔璋

赴元帥都監徒單合喜軍前任使於是宋人據原州寧州刺史顏盞門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宋將姚良輔以兵十萬至原州權副統完顏習尼列以千騎援門都兵而姚良輔兵多諸將皆不敢與戰及璋至軍會平涼涇州潘原長武等戍兵合二萬人璋使押軍猛安石抹許里阿補以兵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千軍於城西北十里麥子原皆據高阜為陣璋以本部兵陣於城西姚良輔出自北嶺先遣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麥子原下捍以鍬盾行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鎖足行馬間持大刀為拒分為八陣而別以騎二千襲璋軍璋方出迎戰

習尼列來報曰宋之重兵皆在麥子原吴璋遣萬户特里
失烏也以押軍猛安奚慶壽照撒兵二千援許里阿補遣
撒屋出崔尹以兵二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與宋人接戰
良久敗之宋兵在麥子原者最堅習尼列與移剌補與屯
撒屋出崔尹僕根撒屈出以兵五千沿壕為伏餘兵皆捨
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於是行馬以前衝以長槍行
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兵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撤其行
馬破其七陣良輔復整兵出習尼列少却而璋已破城下
宋兵與習尼列會使僕根以伏兵擊良輔習尼列亦整兵
與戰奮擊之大破良輔軍斬首萬餘級墜壕死者不可勝

數鎖足行馬者盡殪之獲甲二萬餘器仗稱是良輔亦中兩創脫去遂圍原州穴其西城城圮宋人宵遯璋等入原州宋戍軍在寶雞以西聞之皆自散關遯去京兆尹烏延蒲离黑寧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已去德順州宋吳璘復據之都監合喜以璋權都統與習尼列將兵二萬救德順璋率騎兵前行與璘騎兵二萬戰于張義堡遂沙山下敗之追北四十餘里璘軍遇隘不得前斬首數十級璋至德順璘據城北險要為營璋亦策營與璘相望可三里許兩軍遇於城東凡五接戰璘軍敗走璋追至城下璘軍已據城北岡阜與其城上兵相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陽却城

中出兵來追璋反旆與戰大敗之合喜遣統軍都監涅河以兵七千來會與璘軍復戰敗之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柵璋與習尼列涅河議曰敵若據東山堡此城亦不可拔宜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習尼列以兵逼東山堡璘兵恃濠相拒短兵接璘兵退走習尼列追擊之璘城北營兵可六千人登北岡來戰璋之漢軍少却傷者二百人璘遂焚璋軍攻城具璋率移剌補猛安兵踰北岡擊走之璘軍隔小塹射璋軍移剌補少却習尼列望見北原火發乃止攻東山堡亟與將士來赴引善射者先登率劉安漢軍三百人擊敗之璘軍皆走險璘以軍三萬據險作三陣皆環

以劒盾行馬璋遣萬户石抹迭勒由別路自後擊之特里失烏也移剌補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強弓射之璘兵大敗墮溝壑者甚衆璋軍度澗追之斬數千級而還璘軍雖敗猶恃其衆都監合喜使武威軍副揔管夾古査剌來問策諸將皆曰吳璘恃險不善野戰我退軍平凉彼必棄險就平地然後可圖也璋曰不然彼恃其衆非特恃險也昔人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凉彼軍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則如之何査剌還報合喜於是親率四萬人赴之吳璘詰旦乘陰霧晦冥分兵四道來襲戰于城東離而復合者數四漢軍千户李展率麾下兵

先登奮擊之璘軍陣動璋乘勝踵擊璘軍復敗追至北岡璘走險璋急擊之殺略殆盡璘分半軍守秦州合喜駐軍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璘乃引歸宋經略使荊皐以步騎三萬自德順西去璋以兵八千習尼列以兵五千追擊之習尼列兵乃出其前還自赤觜遇其前鋒敗之于高赤崖下復與其中軍戰自日昃至暮乃罷荊皐乘夜來襲營爲退軍八十里明日習尼列追之璋兵至上八節宋兵據險爲陣璋捨馬步戰地險不得接相拒至曙宋兵動璋乘之追至甘谷城習尼列兵亦至宋兵宵遯璋遂班師習尼列追至伏羌城不及而還上使

御史中丞逵吉視諸軍功狀逵吉舊與瑋有隙故損其功
詔瑋將士賞比諸軍半之瑋兼陝西路都統進官一階及
元帥府上功瑋居多詔逵吉削官兩階杖八十解職上復
賞瑋及將士如諸軍以瑋爲西北路招討使召爲元帥左
都監兼安化軍節度使賜以弓矢衣帶佩刀改益都尹左
都監如故宋人棄海州遯去焚官民廬舍且盡瑋至海州
得所棄糧三萬六千餘石安集其人復其屯戍五年宋人
約和罷三路都統復置陝西路統軍司瑋爲統軍使上曰
監軍合喜年老故授卿此職邊境無事且召卿矣以本官
兼京兆尹召爲御史大夫瑋奏竊觀文武百官有相爲朋

黨者今在臺自臣外無女直人乞不限資考量材奏擬上
曰朋黨為誰即糾治之朕選女直人未得其人豈以資考
為限論其人材而已頃之璋奏曰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
命太宗皇帝奄定宋土自古帝王之興必稱受命當製大
金受命之寶以明示萬世上曰卿言正合朕意乃遣使夏
國市玉十八年受命寶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上御正殿
改大興尹為賀宋正旦使十三年璋受命使宋既行上遣
人馳諭璋曰宋人若不遵舊禮愼勿付書如不令卿等入
見即持書歸若迫而取之亦勿赴宴其回書及禮物一切
勿受璋至臨安宋人請以太子接書不從宋人就館迫取

書瑋與之且赴宴多受禮物有司以聞上怒欲寘之極刑左丞相良弼奏曰瑋為將大破宋軍宋人讎之久矣將因此陷之死地未可知也今若殺瑋或者墮其計中耳上以為然乃杖瑋百五十除名副使客省使高翊杖百沒入其所受禮物後歲餘上念瑋有征伐功起為景州刺史遷武定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蒲底山拏兀魯河謀克改臨洮尹十九年卒

鄆王昂本名吾都補世祖最幼子也常從太祖征伐天輔六年昂與稍喝以兵四千監護都部降人處之嶺東就以兵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聞之使

出里底戒諭昂已過上京諸部皆叛去惟章愍宮小室韋
二部達內地詔諳版勃極烈吳乞買曰比遣昂徙諸部多
致怨叛稍喝駐兵不與討襲致使降人復歸遼主遠命失
衆當實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還定議是時太宗
居守辭不失副之辭不失勸太宗因國慶可薄其罰於是
杖昂七十拘之泰州而殺稍喝天會六年權元帥左都監
十五年為西京留守天眷三年為平章政事皇統元年封
漆水郡王二年制詔昂署銜帶皇叔祖字封鄆王是歲薨
子鄭家鶴壽鶴壽累官耶魯瓦群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
難語在忠義傳

鄭家皇統初以宗室子授定遠大將軍除磁州刺史天德間為右諫議大夫累遷會寧尹安化軍節度使改益都尹海陵伐宋為浙東道副統制與工部尚書蘇保衡以舟師自海道趨臨安至松林島阻風泊島間詰旦舟人望見敵舟請爲備鄭家問去此幾何舟人曰以水路測之且三百里風迅行即至矣鄭家不曉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頃敵果至見我軍無備即以火砲擲之鄭家顧見左右舟中皆火發度不得脫赴水死時年四十一



列傳第四　金史六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　經筵事都總裁臣　脫脫　奉

勅修

始祖以下諸子

勗本名烏野子宗秀　隈可　宗室胡十門

合住子布輝　摑保　衷本名醜漢

齊本名掃合　朮魯　胡石改

宗賢本名阿魯　撻懶　卞本名吾母

膏本名阿里剌　弈本名三寶　阿喜

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

年十六從太祖攻寧江州從宗望襲遼主于石輦鐸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

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部族旣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村以別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直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餘年索之不已勗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聞我將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旣不聽許遂生邊釁因致交兵又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

衆願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爲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爲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己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爲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盤之難賜與甚多加儀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銜勗皆力辭不受皇統元年撰定煕宗尊號冊文上召勗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

實録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詔左丞勗平章政事奕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傔舊制皇兄弟皇子爲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勗等別給親王俸皆異數也宴群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起立宰臣進曰至尊爲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曰朕屈己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羣臣盡歡俄同監修國史進拜平章政事光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獵勗諫而止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時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能諫

陳義

之勗上疏諫乃為止酒進拜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實録二十卷賜黃金八十兩銀百兩重綵五十端絹百匹通犀玉鈎帶各一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拜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魯國王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乃敢如此海陵跪謝九年進拜太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修如故及宗本無罪誅勗鬚鬢頗白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疾篤不言表請愈

切海陵不懌從之以本官致仕進封周宋國王正隆元年與宗室俱遷中都二年例降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譜及他文甚衆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甞見其諫表可入實録其射虎賦詩文等篇什可鏤版行之子宗秀

宗秀字實甫本名斷里忽涉獵經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騎射與平宗盤宗雋之亂授定遠大將軍以宗磐世襲猛安授之宗弼復取河南宗秀與海陵俱赴軍前任使宋將岳飛軍于亳宿之間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衝要遂與諸軍逆擊敗之師還爲太原尹改婆速路統軍使不受高麗遺

陳大義刊

使以土産獻却之入爲刑部尚書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學士天德初轉承旨封宿國公賜玉帶歷平陽尹昭義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歲例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贈金紫光祿大夫

康宗敬僖皇后生楚王諸良虎次室温都氏生昭武大將軍同刮茁次室僕散氏坐事早死生龍虎衞上將軍偎可

偎可亦作偎喝美鬚髯勇健有材略從太祖伐遼取寧江州戰出河店天眷二年授驃騎上將軍除迭魯㤅撒糺詳穩遷忠順軍節度使興平軍節度使天德二年入爲大宗正丞四年出爲昭德軍節度使以兄諸良虎子喚端合扎

謀克餘戸授偎喝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屬世襲謀克改德昌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曷速館節度使再改忠順軍節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國公爲勸農使卒官年六十五

始祖兄弟三人保活里之後爲神土懣迪古乃別有傳胡十門者曷蘇館人也父撻不野事遼爲太尉胡十門善漢語通契丹大小字勇而善戰高永昌據東京招曷蘇館人衆畏高永昌兵彊且欲歸之胡十門不肯從召其族人謀曰吾遠祖兄弟三人同出高麗今大聖皇帝之祖入女直吾祖留高麗自高麗歸于遼吾與皇帝皆三祖之後皇帝

受命即大位遼之敗亡有徵吾豈能爲永昌之臣哉始祖兄阿古迺留高麗中胡十門自言如此蓋自謂阿古迺之後云於是率其族屬部衆詣撒改烏蠢降營于馳回山之下永昌攻之胡十門力戰不能敵奔于撒改及攻開州胡十門以糧餉給軍後攻保州遼將以舟師邀胡十門邀擊敗之降其士卒賞賜甚厚以爲曷蘇館七部勃堇給銀牌一木牌三天輔二年卒贈監門衛上將軍再贈驃騎衛上將軍子鉤空嘗從攻顯州領四謀克軍破魚梁務攻最以其父所管七部爲曷蘇館都勃堇有合住者亦稱始祖兄苗裔但不知與胡十門相去幾從耳

合住曷速館苾里海水人也仕遼領辰復二州漢人渤海
子蒲速越襲父職再遷靜江中正軍節度使佩金牌爲曷
速館女直部長子余里也與胡十門同時歸朝屢以糧餉
助伐高永昌及高麗新羅後從宗望伐宋以功遷真定府
路安撫使兼曹州防禦使佩金牌授苾里海水世襲猛安
長子布輝識女直契丹漢字善騎射年十八宗弼選爲扎
也從阿里蒲盧渾追宋康王于明州睿宗聞其才召置麾
下從經略山東河北陝西襲其父猛安授昭勇大將軍海
陵伐宋以本猛安兵從半道與南征萬户完顏福壽等俱
亡歸謁世宗于遼陽世宗即位除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

刑部侍郎斜哥爲都統布輝副之坐擅署置官吏私用官中財物削兩階解職未決旬世宗獻享山陵兵部尚書可喜昭毅大將軍斡論中都同知完顏璋等謀反欲因上謁山陵舉事斡論與布輝親舊與之謀議事具可喜傳既知事不可成乃與可喜璋執斡論等上變可喜不肯以始謀盡首遂并誅之而賞布輝璋除布輝濬州防禦使累遷順天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七

昭祖族人摑保者從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還至姑里甸昭祖得疾寢于村舍洞無門扉乃以車輪當門爲蔽摑保卧輪下爲扞禦已而賊至刃交於輪輻間摑保洞腹見膏

恐昭祖知之乃然薪取膏以爲炙間之以他肉對昭祖心
知之遂中夜啓行
衷本名醜漢中都司屬司人世祖曾孫祖霸合布里封鄆
王父悟烈官至特進大定中收充閤門祗候授代州宣毅
軍都指揮使歲旱州委禱雨于五臺靈潭步致其水雨隨
下人爲刻石紀之四遷引進使兼典客署令改尚輦局使
扈從北幸賜廐馬二以旌其勤尋爲夏國王李仁孝封冊
使歷寧海蠡州刺史入爲大睦親府丞除順義軍節度使
陛辭賜金幣特寵異之移鎭鎭西泰和六年致仕卒衷孝
悌貞謹深悉本朝婚禮皇族婚嫁每令衷相之治後有能

稱其在寧海蠡州平賦役無擾民立石頌遺愛大安初追
贈輔國上將軍
齊本名掃合穆宗曾孫父胡八魯寧州刺史大定中以族
次充司屬司將軍授同知復州軍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
上諭曰本朝以來未嘗有内族爲六部郎官者以卿歷職
廉能故授之先是復州合厮罕關地方七百餘里因圍獵
禁民樵捕齊言其地肥衍令賊民開種則公私有益上然
之爲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厮罕猛
安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爲磁州刺史治以寬簡未嘗
留獄屬邑武安有道士視觀宇不謹吏民爲請鄰郡王師

者代主之道士忿奪其利告王私置禁銅器法當徙縣令惡其爲人反坐之具獄上齊審其誣又以王有德不忍坐之問同寮無以對齊曰道士同請即同居也當准首俱釋其罪其寛明有體皆此類也磁名郡刺史皆朝廷遴選郡人以前政有聲如劉微柔程輝高德裕皆不及也河北提刑司以治狀聞明昌三年始議置諸王傅頗難其選乃以齊傅兖王王將至任郡猛安迎接齊峻却之王怪問故曰王國藩輔猛安皆總戎職於王何利焉却之以遠嫌也王悦服王府家奴爲不法輒發還本猛安終更無敢犯者明年授山東東西路副統軍兼同知益都府事有惠愛郡人

爲之立碑轉彰化軍節度使六年移利涉軍召見勞慰有加詔留守上京承安二年致仕卒齊明法識治體所至有聲內族中與丞相承暉並稱云

朮魯宗室子從鄭王斡賽敗高麗于曷懶取亞魯城克寧江州取黃龍府出河店之役達魯古城之役護步答岡之役皆力戰有功東京降爲本路招安副使敗遼兵破同刮營蘇州漢民叛走朮魯追復之以功爲謀克天輔四年卒年四十一皇統中贈鎮國上將軍

胡石改宗室子也從太祖攻寧江敗遼兵於達魯古城破遼主親兵皆有功遼軍來援濟州胡石改與其兄實古乃

以兵迎擊敗之還攻濟州中流矢戰益力克其城軍中稱
其勇從攻春泰州降之并降境內諸部族其不降者皆攻
拔之遼主西走胡石改追至中京獲其宮人輜重凡八百
兩有思泥古者復以本部叛去胡石改以兵五百追及之
獲其親屬部人以還德州復叛胡石改以兵五千克其城
從婁室擊敗敵兵二萬於歸化之南并降歸化從取居庸
關并燕之屬縣及其山谷諸屯移失部既降復叛去胡石
改引兵追及戰敗之俘獲甚衆澤州諸部有逃者皆追復
之又敗叛人於臨潢誅其酋領而安撫其人民天眷二年
遷永定軍節度使改武定軍徙汴京留守天德三年授世

襲猛安卒年六十八

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復叛從宗望復取之爲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政寛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携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秉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聞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爲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

州父老相率張青繖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玉帶捕盜司執數人至府宗賢問曰罪狀明白否對曰獄具矣宗賢閱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冤不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歷廣寧尹封廣平郡王改崇義軍節度使兼領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奪王爵加金紫光祿大夫改臨海軍大定初遣使召之宗賢率諸宗室見於遼陽除同簽大宗正事封景國公致仕起爲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復致仕卒

特進撻懶宗室子年十六事太祖未嘗去左右出河店之

役太祖欲親戰撻懶控其馬而止之曰主君何爲輕敵臣請效力即挺槍前手殺七人已而槍折騎士曳而下者九人太祖壯之曰誠得此輩數十雖萬衆不能當也及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一千陣于營外太祖遣撻懶往擊之撻懶衝出敵陣大敗其衆攻臨潢府春泰州中西二京皆有功天輔六年授謀克天會四年從伐宋屢以功受賞明年再舉至汴宗望聞宋人會諸路援兵于睢陽遣撻懶與阿里刮將兵二千往拒之敗其前鋒軍三萬于杞縣又破三寨擒宋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南路都統制隋師元及其三將并直孺二子遂取拱州降寧陵復破二萬于睢陽進取

亳州聞宋兵十萬且至會宗望益兵四千合擊大敗之其卒二千陣而立馳之不動即麾軍去馬擊之盡殪擒其將石瑱而還帥府嘉其功賞賚優渥睿宗駐兵熙州分遣諸將略地撻懶以軍五百入六盤山十六寨降其官八十餘民户四千獲馬二千疋皇統中累加銀青光禄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授世襲猛安卒年六十五海陵遷諸陵於大房山以撻懶嘗給事太祖命作石像置睿陵前

卞本名吾毋上京司屬司人大定二年收充護衛積勞授彰化軍節度副使入爲都水監丞累遷中都西京路提刑使徙知歸德府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奏卞前在都水監

導河有勞除北京留守未幾改知大興府事時有言尚書左丞夾谷衡在軍不法詔刑部問狀事下大興府卞輒令追攝上以爲失體杖四十久之乞致仕不許拜御史大夫先是左司諫赤盞高門上言御史大夫久闕憲紀不振宜選剛正疾惡之人肅清庶務上由是用卞前時孫鐸賈鉉俱爲尚書鉉拜參知政事而鐸再任對賀客誦唐張在詩有欝欝意卞劾奏之鐸坐降黜既而復申前請遂以金吾衛上將軍致仕薨

膏本名阿里剌隸上京司屬司大定十年以皇家近親收充東宮護衛轉十人長授御院通進從世宗幸上京會皇

太子守國薨世宗以膏親密可委特命與滕王府長史臺馳驛往護喪時章宗為金源郡王亦留中都且命膏等保護諭之曰郡王遭此家難哀哭當以禮節之飲食尤宜謹視世宗還都遷符寶郎除吏部郎中章宗即位坐與御史大夫唐括貢為壽犯夜禁奪官一階罷明昌元年起為同知棣州防禦使事上書歷詆宰執帝以小臣敢譏訕宰輔杖八十削一官罷之發還本猛安明年降授同知宣德州事召授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四遷知大興府事轉左右宣徽使承安二年拜尚書右丞出為泰定軍節度使移知濟南府卒

弈本名三寶隸梅堅塞吾司屬司大定七年以近親充東宮護衛十人長轉爲尚廐局使章宗即位遷左衛副將軍累遷右副都點檢兼提點尚廐局使諭旨曰汝非有過人才第以父次遷授當謹乃職勿復有非違事使朕聞之未幾坐廐馬瘦決三十承安二年改左司都點檢兼職如舊俄授同簽大睦親府事卒奕爲人貪鄙數以贓敗帝愛其能治圍場故進而委信之

阿喜宗室子好學問襲父北京路筈栢山猛安聽訟明決人信而愛之察廉能除彰國軍節度副使改上京留守判官提刑司奏彰國軍治狀遷同知速頻路節度事改歸德

軍壁海邳二州刺史皆兼總押軍馬宋統領劉文謙以兵犯宿遷阿喜逆擊破之復破威春夏興國舟兵萬餘人斬夏興國于陣遷鎮國上將軍再賜銀幣爲元帥左監軍紇石列執中前鋒渡淮破寶應天長二縣師還遷同知歸德府事改泗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大安二年改華州防禦使遷鎮南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大名府充馬軍都提控歷橫海安化軍節度使充宣差山東路左翼都提控尋知濟南府事徙沁南軍節度使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卒

賛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

納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爲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爲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辨矣

列傳下第四

列傳第五　　金史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石顯孩懶水烏林荅部人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石顯陸梁不可制及昭祖沒于逼剌紀村部人以柩歸至孩懶水石顯與完顏部窩忽窩出邀於路攻而奪之柩揚言曰汝輩以石曾爲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告于蒲

馬太彎與馬紀嶺劾保村完顏部蒙葛巴土等募軍追及之與戰復得樞衆推景祖爲諸部長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五國皆從服及遼使曷魯林牙來索逋人石顯皆拒阻不聽命景祖攻之不能克景祖自度不可以力取遂以詭計取之乃以石顯阻絕海東路請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絕鷹路審無他意遣其酋長來石顯使其長子婆諸刊入朝曰不敢違大國之命遼人厚賜遣還謂婆諸刊曰汝父信無他宜身自入朝石顯信之明年入見於春蒐婆諸刊從遼主謂石顯曰罪惟在汝不在汝子乃命婆諸刊還而流石顯於邊地蓋景祖以計除石顯而欲

撫有其子與部人也婆諸刋蓄怨未發會活剌渾水紇石烈部臘醅麻產起兵婆諸刋往從之及敗於暮稜水麻產先遯去婆諸刋與臘醅就擒及其黨與皆獻之遼主父之世祖復使人言曰婆諸刋不還則其部人自知罪重因此恐懼不肯歸服遼主以爲然遂遣婆諸刋及前後所獻罪人皆還之

桓赧散達兄弟者國相雅達之子也居完顏部邑屯村雅達稱國相不知其所從來景祖嘗以幣與馬求國相於雅達雅達許之景祖得之以命肅宗其後撒改亦居是官焉

桓赧兄弟嘗事景祖世祖初季父跋黑有異志陰誘桓赧

欲與爲亂昭肅皇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行遇桓赧散達各被酒言語紛爭遂相毆擊舉刃相向昭肅皇后親解之乃止自是謀益甚是時烏春窩謀罕亦與跋黑相結詭以烏不屯賣甲爲兵端世祖不得已而與之和間數年烏春以其衆涉活論來流二水世祖親往拒之桓赧散達遂起兵肅宗以偏師拒桓赧散達世祖畏其合勢也戒之曰可和則和否則戰至斡魯紺出水旣陣成列肅宗使盆德勃菫議和桓赧亦恃烏春之在北也無和意盆德報肅宗曰敵欲戰或曰戰地迫近村墟雖勝不能盡敵宜退軍誘之寬地肅宗惑之乃令軍少却未能成列桓赧散達乘

之肅宗敗馬桓赧乘勝大肆鈔略是役也烏春以久雨不能前乃罷兵世祖聞肅宗敗乃自將經舍很貼割兩水取桓赧散達之家桓赧散達不知也世祖焚其所居殺略百許人而還未至軍肅宗之軍又敗世祖至責讓肅宗失利之狀使歡都冶訶以本部七謀克助之復遣人議和桓赧散達欲得盈歌之大赤馬辭不失之紫騮馬世祖不許遂與不术魯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及混同江左右匹古敦水北諸部兵皆會厚集爲陣鳴鼓作氣馳驟桓赧恃其衆有必勝之心下令曰今天門開矣悉以爾車自隨凡烏古廼夫婦寶貨財産恣爾取之有不從者俘略之而去於是

婆多吐水裴淵部斡不勃堇附於世祖桓赧等從火焚之斡不死世祖厚撫其家既定桓赧以舊地還之桓赧軍復來蒲察部沙秪勃堇胡補荅勃堇使阿喜間道來告且問曰寇將至吾屬何以待之世祖復命曰事至此不及謀矣以衆從之自救可也惟以旗幟自別耳每有兵至則輒遣阿喜穿林潛來令與畢察往還大道即故潛往來林中路也桓赧至北隘甸世祖將出兵聞跋黑食于馳淵村死矣乃沿安术虎水行且欲并取海故术烈速勃堇之衆而後戰覘者來報曰敵至矣世祖戒辭不失整軍速進使待於脱豁改原當是時桓赧兵衆世祖兵少衆寡不敵比世祖

至軍士氣劬甚世祖心知之而不敢言但令觧甲少憩以
水洗面飲麨水頃之士氣稍蘇息是時肅宗求救於遼不
在軍中將戰世祖屏人獨與穆宗私語兵敗則就與肅宗
乞師以報讎仍令穆宗勿預戰事介馬以觀勝負先圖去
就乃袒袖韔弓服矢以緼袍下幅護前後心三揚旗三擂
鼓棄旗提劒身爲軍鋒盡銳搏戰桓赧步軍以干盾進世
祖之衆以長槍擊之步軍大敗辭不失從後奮擊之桓赧
之騎兵亦敗世祖乘勝逐北破多退水水爲之赤世祖止
軍勿追盡獲所棄車甲馬牛軍實以戰勝告于天地頒所
獲於將士各以功爲差未幾桓赧散達俱以其屬來降卜

灰猶保撒阿辣村招之不出撒骨出擾阿曾紺出村世祖
遣人與之議和撒骨出謾言爲戲荅之曰我本欲和壯士
巴的懣不肯和泣而謂我曰若果與和則美衣肥羊不可
復得是以不敢從命遂縱兵俘略隣近村墅有人從道傍
射之中口死卜灰之屬曰石曾石曾之母嫁于駞滿部達
曾罕勃堇而爲之妾達曾罕與族兄弟抹腮引勃堇俱事
世祖世世祖欲間石曾於卜灰謂達曾罕曰汝之事我不如
抹腮引之堅固也蓋謂石曾母子一彼馬一此馬以此撼
石曾石曾聞之遂殺卜灰而降石曾通於卜灰之妾常懼
得罪及聞世祖言惑之使告于達曾罕曰將殺卜灰而來

汝待我于江伺卜灰睡熟剸刃於胷而殺之追者急白日露鼻匿水中逮夜至江方游以濟達魯罕使人待之乃得免久之醉酒而與達魯罕很爭達魯罕殺之

烏春阿跋斯水溫都部人以鍛鐵爲業因歲歉策杖負檐與其族屬來歸景祖與之處以本業自給既而知其果敢善斷命爲本部長仍遣族人盆德送歸舊部盆德烏春之甥也世祖初嗣節度使叔父跋黑陰懷覬覦間誘桓赧散達兄弟及烏春窩謀罕等烏春以跋黑居肘腋爲變信之由是頗貳於世祖而虐用其部人部人訴於世祖世祖使人讓之曰吾父信任汝以汝爲部長今人告汝有實狀殺

無罪人聽訟不平自今不得復爾爲也烏春曰吾與汝父等輩舊人汝爲長能幾日干汝何事世祖內畏跋黑恐羣朋爲變故曲意懷撫而欲以婚姻結其歡心使與約婚烏春不欲笑曰狗彘之子同處豈能生育胡里改與女直豈可爲親也烏春欲發兵而世祖待之如初無以爲端加古部烏不屯亦鐵工也以被甲九十來售烏春聞之使人來讓曰甲吾甲也來流水以南匹古敦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輙取吾甲其亟以歸我世祖曰彼以甲來市吾與直而售之烏春曰汝不肯與我甲而爲和解則使汝叔之子斜葛及厮勒來斜葛蓋跋黑之子也世祖度其意非真肯議

和者將以有爲也不欲遣衆固請曰不遣則必用兵不得
已遣之謂厮勒曰斜葛無害彼且執汝矣半途辭疾勿往
既行厮勒曰我疾作將止不往斜葛曰吾亦不能獨往矣
同行者强之使行既見烏春烏春與斜葛厚爲禮而果執
厮勒曰得甲則生否則殺汝世祖與其甲厮勒乃得歸烏
春自此益無所憚後數年烏春舉兵來戰道斜寸嶺涉活
論來流水舍於术虎部阿里矮村滓布乃勃堇家是時十
月中大雨累晝夜不止冰澌覆地烏春不能進乃引去於
是桓赧散達亦舉兵世祖自拒烏春而使肅宗拒桓赧已
而烏春遇雨歸叔父跋黑亦死故世祖得併力於桓赧散

達一戰而遂敗之斡勒部人盃乃舊事景祖至是亦有他志徙于南畢懇忒村遂以縱火誣歡都欲因此除去之語在歡都傳中世祖獲盃乃釋其罪盃乃終不自安徙居吐窟村與烏春窩謀罕結約烏春舉兵度嶺世祖駐軍屋闢村以待之進至蘇素海甸兩皆陣將戰世祖不親戰命肅宗以左軍戰斜列辭不失助之徵異夢也肅宗束縕縱火大風從後起火熾烈時八月野草尚青火盡燎烟焰張天烏春軍在下風肅宗自上風擊之烏春大敗復獲盃乃獻于遼而城蘇素海甸以據之紇石烈臘醅麻産與世祖戰於野鵲水世祖中四創軍敗臘醅使舊賊禿罕等過青嶺

見烏春賂諸部與之交結臘醅麻產求助於烏春烏春以姑里甸兵百十七人助之世祖擒臘醅獻于遼主并言烏春助兵之狀仍以不脩鷹道罪之遼主使人至烏春問狀烏春懼乃爲讕言以告曰未嘗與臘醅爲助也德隣石之北姑里甸之民所管不及此臘醅既敗世祖盡得烏春姑里甸助兵一百十七人而使其卒長斡善斡脫往招其衆繼遣斜鉢勃堇撫定之斜鉢不能訓齊其人蒲察部故石跋石等誘三百餘人入城盡陷之世祖治鷹道還斜列來告世祖使歡都爲都統破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故石跋石皆就擒世祖自將過烏紀嶺至窩謀海村胡論加古部勝

昆勃堇居烏延部富者郭被請分一軍由所部伐烏春蓋以所部與烏春近欲以自蔽故也乃使斜列躍盤以支軍道其所居世祖自將大軍與歡都合至阿不塞水嶺東諸部皆會石土門亦以所部兵來是時烏春前死窩謀罕聞知世祖來伐訴於遼人乞與和解使者已至其家世祖軍至窩謀罕請緩師盡以前所納亡人歸之世祖使烏林荅故德黑勃堇往受所遣亡者窩謀罕以三百騎乘懈來攻世祖敗之遼使惡其無信不復爲主和乃進軍圍之太祖衣短甲行圍號令諸軍窩謀罕使太峪潛出城攻之太峪馳馬援槍將及太祖活臘胡擊斷其槍太祖乃得免斜列

至斜寸水用郭赦計取先在烏春軍者二十二人烏春軍覺之殺二人餘二十人皆得之益以土軍來助窩謀罕自知不敵乃遁去遂克其城盡以貲産分賚軍中以功爲次諸部皆安輯焉穆宗嘗嘉郭赦功後以斜列之女守寧妻其子胡里罕烏春之後爲温敦氏裔孫曰蒲剌

温敦蒲剌始居長白山阿不辛河徙隆州移里閔河蒲剌初從希尹征伐攝猛安謀克事遇賊突出力擊敗之手殺二十餘人用是擢脩武校尉天德初充護衛遷宿直將軍與衆護衛射遠皆莫能及海陵以玉鞍銜賞之徃曷懶路選可充護衛者使還稱旨遷耶盧椀群牧使改遼州刺史

正隆伐宋召爲武翼軍副都總管將兵二千至汝州南遇宋兵二萬餘邀擊敗之手殺將士十餘人是時嵩汝兩州百姓多逃去蒲剌招集使之復其業攺莫州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再遷隴州防禦使歷鎮西胡里攺顯德軍節度使致仕卒

臘醅麻產兄弟者活剌渾水訶隣鄉紇石烈部人兄弟七人素有名聲人推服之及烏春窩謀罕等爲難故臘醅兄弟乘此際結陶溫水之民浸不可制其同里中有避之者徙於苾罕村野居女直中臘醅怒將攻之乃約烏古論部騷臘勃堇富者撻懶胡什滿勃堇海羅勃堇斡茁火勃堇

海羅斡茁火間使人告野居女直野居女直有備臘醅等敗歸臘醅乃由南路復襲野居女直勝之俘略甚衆海羅斡茁火胡什满畏臘醅求援于世祖斜列以輕兵邀擊臘醅等于屯睦吐村敗之盡得所俘臘醅麻産驅掠來流水牧馬世祖至混同江與穆宗分軍世祖自姤骨曾津倍道兼行馬多乏皆留之路傍從五六十騎遇臘醅于野鵲水日已曛臘醅兵衆世祖兵少歡都鏖戰出入數四馬中創死者十數世祖突陣力戰中四創不能軍穆宗自庵吐渾津度江遇敵于蒲蘆買水敵問爲誰應之曰歡都問者射穆宗矢著于弓箙是歲臘醅麻産使其徒舊賊禿罕及馳

孕剽取戶曾不灤牧馬四百及冨者粘罕之馬合七百餘匹過青嶺東與烏春窩謀罕交結世祖自將伐之臘醅等僞降還軍臘醅復求助於烏春窩謀罕窩謀罕以姑里甸兵百有十七人助之臘醅據暮稜水保固險阻石顯子婆諸刋亦往從之世祖率兵圍之克其軍麻產遯去遂擒臘醅及婆諸刋皆獻之遼盡獲其兵使其卒長斡善斡脫招撫其衆使斜鉢撫定之復使阿离合懣察暮稜水人情并募兵與斜鉢合語在烏春傳世祖旣沒肅宗襲節度使麻產據直屋鎧水繕完營堡招納亡命杜絕往來者恃陶溫水民爲之助招之不聽使康宗伐之是歲白山混同江大

溢水與岸齊康宗自阿隣岡乘舟至於帥水舍舟沿帥水而進使太祖從東路取麻產家屬盡獲之康宗圍麻產急太祖來會軍於是麻產先亡在外其人乘夜突圍遁去太祖曰麻產之家蕩盡矣走將安歸追之麻產不知太祖急求己也與三騎來伺軍其一人墜馬下太祖識之問狀其人曰我隨麻產來伺軍彼走者二人麻產在馬麻產與其人分道走太祖命劾魯古追東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屋鎧水失麻產不見急追之得遺甲於路迹而往前至大澤濘淖麻產棄馬入萑葦太祖亦棄馬追及之與之挑戰烏古論壯士活臘胡乘馬來問曰此何人也太祖初不識

麻產佯應曰麻產也活臘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馬援槍進戰麻產連射活臘胡活臘胡中二矢不能戰有頃軍至圍之歡都射中麻產首遂擒之無有識之者活臘胡乃前扶其首而視之見其齒豁曰眞麻產也麻產張目曰公等事定矣遂殺之太祖獻馘於遼

鈍恩阿里民忒石水紇石烈部人祖曰劾曽古父納根涅世爲其部勃堇斡准部人冶剌勃堇海葛安勃堇暴其族人斡達罕勃堇及諸弟屋里黑屋徒門抄略其家及抄略阿活里勃堇家侵及阿根涅所部穆宗使納根涅以本部兵往治冶剌等行至蘇濵水輒募人爲兵主者拒之輒抄

略其人遂攻烏古論部敵庫德入米里迷石罕城及斡賽治訶來問狀止蘇濱水西納木汗村納根涅止蘇濱水東屋邁村納根涅雖款伏而不肯徵償時甲戌歲十月也明年八月納根涅遯去斡賽追而殺之執其母及其妻子以歸而使鈍恩復其所

留可統門渾蠢水合流之地烏古論部人忽沙渾勃堇之子詐都渾蠢水安春之忽沙渾之子也間誘奥純塢塔兩部之民作亂敵庫德鈍恩皆叛而與留可詐都合兩黨揚言曰徒單部之黨十四部爲一烏古論部之黨十四部爲一蒲察部之黨七部爲一凡三十五部完顏部十二而已

以三十五部戰十二部三人戰一人也勝之必矣世祖降
附諸部亦皆有離心當是時惟烏延部斜勒勃堇及統門
水温迪痕部阿里保勃堇撒葛周勃堇等皆使人來告難
斜勒達紀保之子也先使其兄保骨臘來既而以其甲來
歸阿里保等曰吾等必不從亂但乞兵爲援耳穆宗使撒
改伐留可使謾都訶伐敵庫德既而太祖以七十甲詣撒
改軍中道以四十甲與謾都訶石土門之軍與謾都訶會
于米里迷石罕城下而鈍恩將援留可聞謾都訶之兵寡
以爲無備而未知石土門之來會也欲先攻謾都訶謾都
訶石土門迎擊大破鈍恩米里迷石罕城遂降獲鈍恩敵

庫德皆釋弗誅太祖至撒改軍明日遂攻破留可城城中渠帥皆誅之取其孥累貲産而還塢塔城亦撒守備而降留可先在遼塢塔已脫身在外由是皆未獲詐都亦詣蒲家奴降太祖釋之於是諸部皆安業如故久之留可塢塔皆來降

阿踈星顯水紇石列部人父阿海勃堇事景祖世祖世祖破烏春還阿海率官屬士民迎謁于雙宜大濼獻黃金五斗世祖喻之曰烏春本微賤吾父撫育之使爲部長而忘大恩乃結怨於我遂成大亂自取滅亡吾與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數亦將終我死汝等當念

我竭力以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鳥春矣阿海與衆跪而泣曰太師若有不諱衆人賴誰以生勿爲此言未幾世祖沒阿海亦死阿踈繼之阿踈自其父時常以事來昭肅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月餘乃遣歸阿踈既爲勃堇嘗與徒單部詐都勃堇爭長肅宗治之乃長阿踈穆宗嗣節度聞阿踈有異志乃召阿踈賜以鞍馬深加撫諭陰察其意趣阿踈歸謀益甚乃斥其事復召之阿踈不來遂與同部毛睹祿勃堇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出兵攻之撒改自胡論嶺往略定潺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穆宗略阿茶檜水益募軍至阿踈城是日辰巳間忽暴雨晦曀

雷霆下阿踈所居既又有大光聲如雷墜阿踈城中識者以謂破亡之徵阿踈聞穆宗來與其弟狄故保往訴于遼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劾者勃堇守阿踈城而歸金初亦有两劾者其一撒改父贈韓國公其一守阿踈城者後贈特進云劾者以兵守阿踈城者二年矣阿踈在遼不敢歸毛睹禄乃降遼使復爲阿踈來穆宗聞之使烏林荅石魯齊師且戒劾者令易衣服旗幟與阿踈城中同色使遼使不可辨遼使至乃使蒲察部胡魯勃堇邈遜勃堇與俱至劾者軍而軍中已易衣服旗幟與阿踈城中如一遼使果不能辨劾者詭曰吾等自相攻干汝何事誰識汝

之太師乃刺殺胡魯遚遜所乘馬遼使驚怖走去遂破其城狄故保先歸殺之阿踈聞穆宗以計却遼使破其城殺狄故保復訴於遼遼使奚節度使乙烈來問狀且使備償阿踈穆宗復使主隈禿荅水人僞阻絶鷹路者而使鼈故德部節度使言於遼平鷹路非己不可遼人不察也信之穆宗畋於土溫水謂遼人曰吾平鷹路也遼人以爲功使使來賞之穆宗盡以其物與主隈禿荅之人而不復備償阿踈遼人亦不復問阿踈在遼無所歸後二年使其徒達紀至生女直界上曷懶甸人畏穆宗執而送之阿踈遂終于遼及太祖伐遼底遼之罪告于天地而以阿踈亡命遼

人不與爲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及之天輔六年闍母婁
室略定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踈軍士問之曰爾
爲誰曰我破遼鬼也
賛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臘醅婆諸刋既獻之遼
以爲功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爲亂階遼人不
察盡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止同幹穆
宗止遼使阿踈城始終以鷹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
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
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貴人
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爲己重既獻而求之則市

以爲已重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與亡有數蓋天奪其魄歟

奚與契丹俱起在元魏時號庫莫奚歷宇文周隋唐皆號兵強其後契丹破走奚奚西保冷陘其留者臣服于契丹號東西奚厥後遼太祖稱帝諸部皆內屬矣鐵勒者古部族之號奚有其地號稱鐵勒州又書作鐵驪州奚有五王族世與遼人爲昏因附姓述律氏中事具遼史今不載奚有十三部二十八落一百一帳三百六十二族甲午歲太祖破耶律謝十諸將連戰皆捷奚鐵驪王回离保以所部降未幾遯歸于遼及遼主使使請和太祖曰歸我叛人阿

疏降人田离保迪里等餘事係議之久之遼主至鴛鴦濼都統杲襲之亡走天德田离保與遼大臣立秦晉國王耶律捏里于燕京捏里死蕭妃權國事太祖入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出奔田离保至盧龍嶺遂留不行會諸奚吏民于越里部僭稱帝改元天復改置官屬籍渤海奚漢丁壯爲軍太祖詔田离保曰聞汝脅誘吏民僭竊位號遼主越在草莽大福不再汝之先世臣服于遼今來臣屬與昔何異汝與余睹有隙故難其來余睹設有睚眦朕豈從之儻能速降盡釋汝罪仍俾主六部族總山前奚衆還其官屬財產若尚執迷遣兵致討必不汝赦田离保不聽天輔七

年五月回离保南冦燕地敗於景蓟間其衆奔潰耶律奥古哲及甥八斤家奴白底哥等殺之其妻阿古聞之自剄而死先是速古部人據劾山奚路都統撻懶招之不服往討之鐵泥部衆拒險拒戰殺之殆盡至是速古啜里鐵泥三部所據十三巖皆討平之達曾古部節度使乙列已降復叛奚馬和尚討達曾古并五院司等諸部諸部皆降遂執乙列杖之一百其父及其家人先被獲者皆還之初太祖破遼兵于達曾古城九百奚營來降至是回离保死奚人以次附屬亦各置猛安謀克領之

賛曰庫莫奚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俱彊爲隣國

合并爲君臣歷八百餘年相爲終始奚有五大定問類族著姓有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

列傳第五